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何思鈞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二

顔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

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己謂身之私欲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

復反也

慶源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理是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脉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其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

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卻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

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之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新安陳氏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於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

無形影與吕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著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聲用矣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機決於己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大工夫須日日用工○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

生物之心○雙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後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

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雲峯胡氏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己說人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裹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

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二者界限之間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目也請克己復禮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卻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卻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

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内出而接於外也内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

事如事事之事

書説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新安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

死字請事斯語顔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平聲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顔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雙峯饒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顔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程子曰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内

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進進步幾及之意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聲之有要視為之則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視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

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遂之而遷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〇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〇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〇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〇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

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物至則智足以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非禮勿聽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

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誘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彜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力○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聽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

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闢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所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傷易去聲則誕傷煩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已肆物忤五故反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

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下同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

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造七到反**次克念戰兢自持**慶源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

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敵私欲之内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劃（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内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内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内萌於内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劃然中節矣

愚按此章

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

不肖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横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顔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解出門使民二句　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句物即人也　則私

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

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强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恕

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恕得是底〇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克此對而記之也〇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己遺人泯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〇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〇雲峯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〇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强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如一念萌動已所獨知

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特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有諸中而後見形甸反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

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葢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

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顔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顔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顔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

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曰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顔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顔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式亮反魋徒回反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去聲下同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心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克養爾○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是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

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訒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

訒其言為强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朱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

○程子曰雖為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

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音御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

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内憂弟兄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内省悉井反不疚而

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强上聲排遣之也朱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强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于曹以叛民叛之魋奔衛遂奔齊○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謂不咈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去聲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寛牛之憂而爲是

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雨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已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已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明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為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譛莊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將廉反漬而不驟也譛毁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剥之六四剥床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已之寃也毁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

之暴矣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愬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晉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指可謂遠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

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臨迫者蓋一有所閑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

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
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安字極有味
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

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

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傾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峯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倅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

愾苦槩反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愛義結之素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兼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鞟皮去上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

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夫音扶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宜反胥失之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而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

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為國集註下○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

而治之故曰耤税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去聲下同為人上者所宜

深念也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黄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雖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哉○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揚子法言本出孟子白圭曰章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峯饒氏曰征歛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又惡平聲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問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

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寛其稅歛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

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須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卻又固執○

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而高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徙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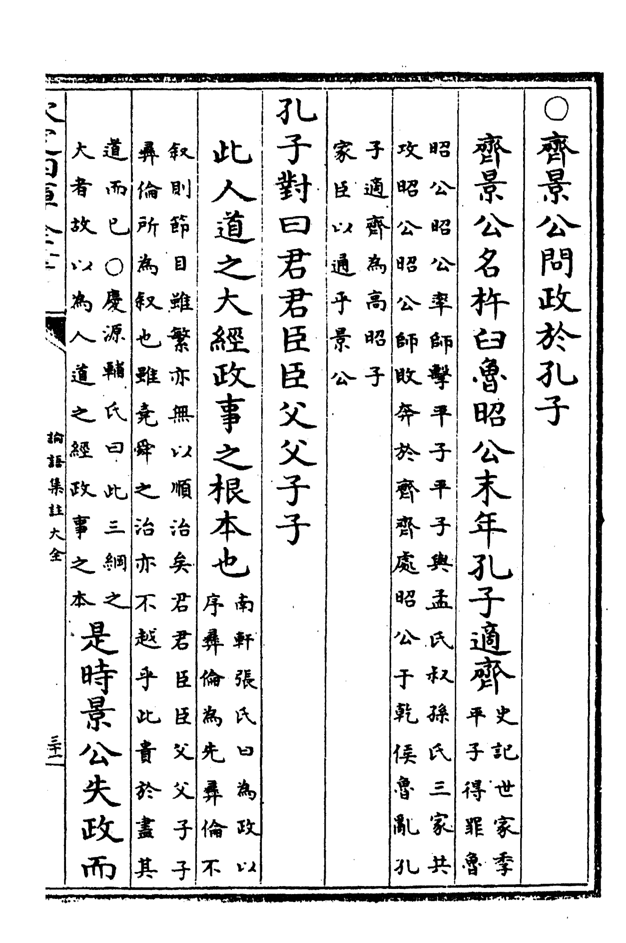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死生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鄱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徙義以為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況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内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彝倫為先彝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為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人道之經政事之本是時景公失政而

大夫陳氏厚施去聲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妾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買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過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者屨也刖足者多故踊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景公又多內嬖臂閉二音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

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其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税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氏宗族益强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為安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安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紿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安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闞止俱為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弑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

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具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

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説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亦可也○雲峯胡氏曰履霜堅氷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 丁亂反 也 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子

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敢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辦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

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先也○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大夫名以句繹奔魯句繹音溝亦地名曰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

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形甸反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

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

○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

此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子游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況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聲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

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黄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

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

胡氏曰魯自中葉中世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音佩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故謂從前所為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吴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荅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别法也○雲峯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耻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形甸反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

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
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
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
退退辭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
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
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
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
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
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
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
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
矣此所謂帥以正
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馬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音赴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焉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喫吉反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

人達是人自信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與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脩因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已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

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〇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處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〇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功夫〇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〇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

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峯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要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佩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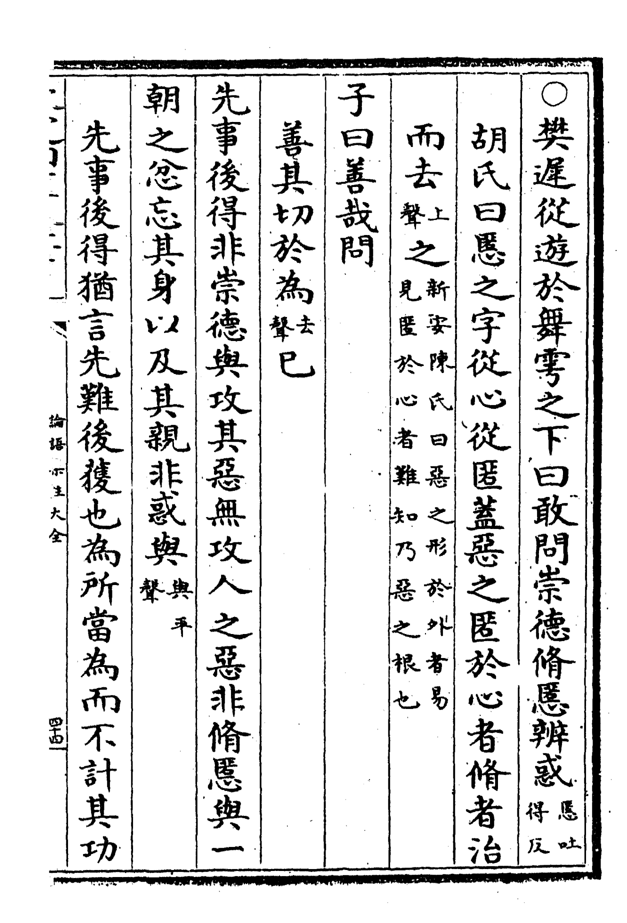
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比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顔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内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顔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見於外

者皆似合於仁撿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比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眞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聲下同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

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騖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上聲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去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

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强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

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卻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

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函養而不暇鉏治矣

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

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

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　樊遲麤亦作猵作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雙峯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井反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

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歛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卻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曾氏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

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佩耳　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　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来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

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一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徧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遥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極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黙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

曰選於衆而舉皐陶伊尹比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為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反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雲峯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近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已意而聞者不忤也似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慶源輔氏曰為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修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猶具講學輔仁之功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二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雙峯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

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本農畝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朱子曰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

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雙峯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雲峯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鋭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朱子曰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凡為政隨其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

逐一自具来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腦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為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闊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新安陳氏曰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去聲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朱子曰仲弓只縁見識未極其開濶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縁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

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吴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顔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

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反）其祖（新安陳氏曰蒯聵乃輒之父也蒯聵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名實紊（音問）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去聲）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吳氏曰凡事皆有名不可不正亦不特衛輒父子為然○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繼也而繼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賔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

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来救始得却教他取火来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輙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雙峯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是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不可專指此大凡一事才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吳氏曰名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

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盖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隳壞乖戾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於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

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新安陳氏曰名指名之言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恥其母南子之

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本宋女召宋朝宋公子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艾老也豭牡豕也喻宋朝婁豬求子豬也喻南子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

靈公欲立公子郢以并反靈公次子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於郊子南僕郢御車公曰余無子蒯聵奔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晉趙鞅納衛大子於戚夫音扶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即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

也朱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悝即出公之黨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朱子曰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畆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慶源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峯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

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疑則必問矣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如二不勉齋黄氏曰貧而為老圃之事亦未為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説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朱子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

對言語之閒委曲和平○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温厚和平則不至於訐長於諷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語○雙峯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来多尚辭令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

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違於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語助辭○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墻到讀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黄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

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系於風雅頌之末云耳○雲峯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慈祥豈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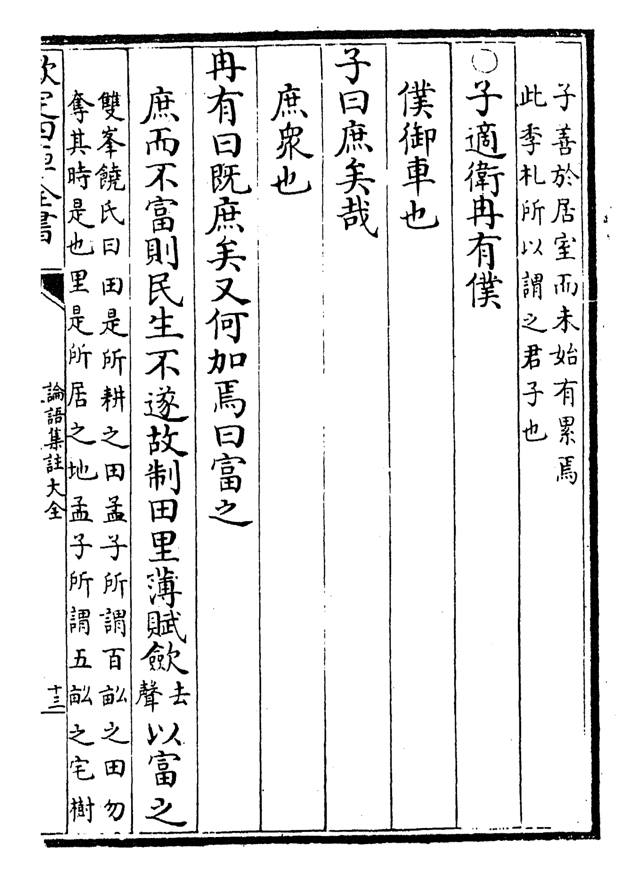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坐五反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

曾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去聲足故也

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禄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



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

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聲以富之

雙峯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

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富富之富矣則當教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

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者乎〇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慶源輔氏曰父生師教君治為三事〇或曰庶富教是也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安是為西京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名三老五更皆齊于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

廟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天子迎于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胤漱也祝鯁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鯁噎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使不鯁噎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為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東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去聲集京師文治焆于貴反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

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教亦至矣此下總說二君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去聲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治去聲功成也朱子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東陽許氏曰

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〇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去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葉氏少藴曰因為不用己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己而聽之也哀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别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〇雲峯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〇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也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平聲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不

陷刑辟如文景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雙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新安陳氏曰上三句說本章下二句隱然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說文三十年為一世

從世而曳長之仁謂教化浹即業反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所以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盖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

舜致治之仁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將廉反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薫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雲峯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異而復出之朱子曰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理或然也○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晏晚也政國政事

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同一文勢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后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

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毁觀其所以正名分扶問反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黄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以

如此而必期其效詩幾音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不再拈及為臣不易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丑驗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興喪則似以幾為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己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

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形甸反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来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来也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来也有意於求其說且来則必有不說不来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

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與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咈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狥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

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雙峯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胷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之教人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己者告之也○胡氏明仲曰聖人之

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邪俗作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上聲

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問父子相隱之說朱子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狥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邪茍順其情而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脩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

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夫子則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雙峯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問父當為子隱而石碏殺子厚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他人除亂國之大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為子止孝為臣止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

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甸反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朱子曰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敬○敬專言如脩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

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勉齋黄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内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内無敬者○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

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新安陳氏曰此與荅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雖醉反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睟盎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朱子曰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

看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雙峯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去○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禀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

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己有恥為本也○朱子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雙峯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材可見故為其次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峯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

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克角反者小人言其識量去聲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誕行縱不復扶又反可為士矣雲峯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

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爲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葢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

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

數上聲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卻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己有恥使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卻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狂者志極

高而行去聲下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雙峯饒氏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十分不過耳

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狂者之志狷者之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

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雙峯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為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次謂狂者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說狂者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又次謂狷者○勉齋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遠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

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之不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承

雙峯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反加子曰以別必列反易文也其義未詳南軒張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矣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平聲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雲峯胡氏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

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毗至反之意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

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内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雙峯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様硜硜然小人哉是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同而不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如字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如字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勉齋去聲

黄氏曰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己之循理者也不善者狥欲故所惡者必不如己之狥欲者也此其所以為賢也○慶源輔氏曰鄉人皆

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茍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真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茍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厚齋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雙峯饒氏曰子貢之問以為賢者必為鄉人之所好今鄉人皆好之還可以為賢乎夫子見有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遽以為賢子貢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之還可以為賢乎夫子又見有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為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

之善者皆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為賢者而無疑也○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

恕故易事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刻故難事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處奉他故易說○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為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狥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峯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

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雲峯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新安倪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

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强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作興氣象○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来則無是理也○勉齋黃氏曰剛强勁毅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强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必飾之資故於仁

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盖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雲峯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於仁可知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兄弟切偲則易賊恩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失於善柔故又別必列反而言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陶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

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雙峯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覺軒蔡氏曰黄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之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為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己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去聲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上聲故可以即戎

雙峯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悌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

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雙峯饒氏曰欲論其作為只前面說底便是朞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

為久近之效○雲峯胡氏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新安陳氏

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乾隆御覽之寶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三